

卷九

孟子卷第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
 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也猶春秋之
 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
 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
 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
 其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尊
 之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
 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所師是
 惠王滕文公題篇
 孫丑等為一例也

書名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撰者 漢 趙岐 注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經-四書 孟子-漢
 索書號 貴重-28
 編號 A39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2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十四卷 慶長中用古活字印本景刊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43

1
2
3
4
5
6
7
8
9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不怨如是。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

則吾既得聞命矣。跼泣于是。天子父母。則吾

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長息、公明高弟子、公

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也。憂、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愬。愬、無愁之貌、益

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之相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

自當怨悲。豈可愬。然無我竭力耕田。共為

又云若是愬樹指下句與字豈若是小丈夫然我同曰而已矣曰何哉的是愬然愬愬說金仁山說

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我共

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帝使其子

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

之中。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

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

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九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

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

長丹朱條八庶未詳

供後者

供祭祀者

以為師也

以為師也

以為師也

史記云齊所始
一年成聚。年
成。解引之
曰。天下之
士多就者
也。

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天下之士多
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

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

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

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為不愛於父母、天下

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欲貪而不足以解憂、

好色人之所欲、二層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富

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

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

憂、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

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

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

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失意於君、大孝終身

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

又云、知好色之好
當與上文同讀
如字、知字內含
喜好意、

又云、不得於君、
謂不為君所悅、
又云、執中、字直
典、然慕字、亦兼
見其意、君又
同其尊、不特
於親則然、慕
不特於君則然
中、其出於不
得已、好矣、故亦
此一句、

又信是信
疑之信斯言
智不疑斯語

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
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
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
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章指言、夫孝百行
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
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
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詩齊
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
合信此詩之言、何為違禮、不告而娶也。
孟子
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

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父

頑、毋置、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
是廢人之大倫、以怨懟於父母也、萬章曰、舜

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

不告、何也。
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也、何不告舜父母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

敢違、則不得妻、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

又云帝命降嫁
瞽瞍敢拒
然帝知告則
不得妻者其不
欲以威權與人
耳故其不告而
妻之如商率
然者其實場
事必用也
又云焚廩欲以
火殺之高處
浚井欲以水
殺之舜處
又云萬章問
固既不必其事
之無而況史遷
之記其可不信
乎不如就書解
書之為愈以百
官牛羊倉廩備
備然都君故稱
都君不必為三
成都曰琴曰

本文明白釋為
此絃調弓亦不
必

本必嘗讀人
有軀殼之假
已雖假已肆
行而真已未嘗
也如象模蓋
都君其為大逆
無道固不容
誅者顧父之與
兄亦何大分別
既敢謀殺兄即
殺父之無難也
而至其分財產
則以牛羊倉
廩之大者歸
又思以千文琴
孤之小者與夫
既曰成我績

也更有知
也陶思君
常態文圖
不不知善而
不著之誰使
之乎以有
良知之不
容自昧者
也即假已偽
飾處便足
不見其真
已不偽據矣
然則擬陶
之言謂之不
偽奔也而
况坦坦之愧
其可以偽
為乎

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旋階、舜
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
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
其已出、從而蓋其井、以為死矣。象曰：謨蓋都

君。咸我績。象：舜異母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
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

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
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於善者，故

引其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廩與其父母。干戈
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欲以牛羊倉廩

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楛、戈、戟也。琴、
琴所彈五弦琴

也。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
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

以為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
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

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惟、此也。象素
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治。惟、此也。象素

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
念此臣庶，汝故助我治事，不識舜不知象之

將殺已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
已與，何為好言順辭以告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奚、何也。
孟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曰

舜何為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
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告之。曰：然

陽的曰舜之
喜象固自有
然而此意是
不責象也他
為善之意大
元文過掩意
是惡人的常
態若果指攝
他的是非及
去激他惡
性起來初時
象要執舜
象好的大
急了此是
舜之過也
經過去乃
知夫只在
自己不去責
怪他且象
欺我不共方
若又責何
他欺我他
的惡性定

又云彼以象
錫山謂象
心愛兄之
原王愛兄
理被以愛
兄之象亦
以象未乃
情方象兄
情即往故
信而信之
無其人情
而不其天
應人云誠
應人云誠
又云教書化
隨其飛之
重而異法也

則舜偽喜者與。偽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為舜行至誠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

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

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為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僑大賢

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

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

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校人出曰。孰謂子產

言之嘉。得魚之志也。

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

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

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

言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為

為喜也。○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萬

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

又云不宿怨
有言其可
然而不敢
怒而不敢
怒者其怒
其怒畢竟
公出親愛
念頭與復
了藏宿也
敬引習無
怨無怒則
解謬矣
金那山理
宿身內隱
寓轉後化
導三方全
心
心
心

有庫、或有人。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

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庫。

有庫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

誅之在，第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

如是乎，罪在他人，當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

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

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庫，富貴之也。身為

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

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敢問，或

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曰：象不得有為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

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

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雖然，欲常常而見

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雖不使象

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

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親

親也。此之謂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

之謂也。○章指言。象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

悖逆。況其仁賢乎。○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

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

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

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

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踏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父

為臣。岌岌乎。不安貌也。故孟子曰。否。言不此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

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堯老而舜

又不及貢

以政接于

有庫。方物

源源而來

不及貢者

不待朝貢

諸侯常禮

乃來也

其間歲歲

自至京師

謂若天子

以政事接

見有庫之

君者實親

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

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舜攝

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

也。孔子曰：天無三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

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

矣。日一王一，言威立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

既得聞命矣。不以堯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

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

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

也。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

又云堯三載志
陸象山曰後者
須明物性處
率情而為
必為堯所敗
甚非後游
漁漁自內
知此則知以
意打格也
史皆然非獨
沈清也
徐渭川曰之
非之相之意
遂非德遂
遂朱子所謂
將自己的之

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

孟子卷之九

思前向去等
候是也或置
必於異代以
俯仰其景概
或移其於今
日而想像其
情懷或於言
之內探討其
所已述或於
言之外推廣
其所未及乃
共所未及乃
是段真精
神默也
又云孝子之
謂孝至也
子字輕帶流

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
又云子遺集傳子無石解貌言周之黎民無復有半以遺者
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
與事也辭詩人所歌

諫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事。意學者之心意也。
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

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
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

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
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

不可謂皆為王。又云孝子之謂孝至也
臣。謂舜臣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

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為天子父
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

奉養其親。至極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

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
書曰。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

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逸篇祇敬載事也夔夔
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

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瞍亦信知舜之大
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是解成丘蒙之

疑。○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
過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之軌道。無有

又為行其事
而行之重感
德了。重感
德畢竟如
天誘之東
左在於冥
中若蓋天
感應之証
各白而居
宮而字與
文而主權
與府人
轉後同是
字意

加○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

舜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當

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然則

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曰。天與之。孟子

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

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

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曰。以行與事示

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曰。天子能薦人於天。

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

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

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

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

受。故得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

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言天人受曰使之主

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

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

歌其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

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堯崩三年之喪畢舜

人為也天與之也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

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

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

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舜德也太誓曰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太誓尚書

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

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

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

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也。否，不也。不天

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昔者舜薦

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

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

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

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

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

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

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

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

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

又為陽城也。此只是嵩山下地。注：古者以陽城為中，故謂之陽城。似未必。

未嘗衰也。要皆大也。其賢而德衰。堯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

解之見解也
子少肖不五
年久相益
為相不久而
之子順其年
體去久遠此
皆天命之

也。藏處。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

致此事。而此事自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

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有

德。襲父之位。非匹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

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

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伊尹相湯。以王於

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

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

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

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

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

九澤。注。注。注。注。
大甲。大丁。
是仲壬其叔
父也。爾其而
王而為之。服
三年之喪。為
之。故若為之
多也。則九澤
之既後也。說
之。管。橫。下。下
之。後。後。相。二
之。後。後。相。二
之。後。後。相。二

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

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也。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章指言義於

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⑦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

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否，不伊尹耕

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

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

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

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

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餽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躬視也。一介，草不

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賢豈然曰：我

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

不取非是樂堯舜之道
又云伊尹當初
筆野與夫
年其賢孰
能極天下而
與心子與
孟子不過推其
中亦為一狀出
行願以潔樸
樸勿忘微真
若果相

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
自往聘之

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湯三使往

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

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

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
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

道使君為堯舜之君
使民為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

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堯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
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知

民非我悟之
將誰教乎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
內之溝壑中也。自任其重如此。故就湯說之。

又云此知覺
口之合體
所始之覺
醒心即覺

伐夏桀救民之厄也。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

以正天下者乎。枉已者尚不能以正人况於厚已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局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

也。或近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脅就也。或不

去者云焉能浼我也。歸於身潔不污已而已。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我

伊尹以仁義于湯致湯為精思伊訓曰天誅造攻

自牧官朕載自毫。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官桀

毫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

者從牧官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

謀之於毫遂順天而誅也。○章指言賢達之

理世務也推正以濟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

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

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有人以孔子為然癰疽癰疽之醫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孟子曰否不然也

又云潔厚之及潔其心則不辱其身之謂

造言以生事
孟子卷九

又云得不得

字猶然字

月令春保分

御同百是

又云無義無

命上無字

猶志字言不

知着命也

上文禮義五

文無義字者

包禮字

高中云曰

命上當然

看便是義

如用金是

則行則藏

便是義宋

儒安義則

命不道

又云不悅

不為魯衛

所悅

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

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

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

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

命也。顏雝由。衛賢大夫。孔子以為主。彌子。彌子。子路欲為孔子主。孔子知彌

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

此二人。是為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相司馬

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

司城臧子。為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

諸侯。遭宋相雖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

城臧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

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

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阮難。不暇擇

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阮難。何為主癰疽瘠環也。吾聞觀

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靡廋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當為

又云。厥產之
乘。只是兩
以。其可以為
乘也。匹不
以拘。

者為主。遠臣自遠而至。常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華之臣。是為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章指言。君子夫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

正其大。九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義也。

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言。

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為人養牛。必是而要繆公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不

然。好事者為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百里奚

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寧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

國馬也。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不欲令虞公受璧馬。假晉道。百里奚

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

矣。曾不知以食牛于秦。繆公之為汙也。可謂

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

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

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

又云。常不知
猶云。後使
尚不知吳
蘇右云。

辨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于人君之為許是為

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二智知食牛于秦為不然也宰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

是言其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

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以傳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

者尚不肯為也况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

明道不為苟合而違正也 孟子卷第九

孟子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

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

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

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